



扎西，被照亮的小镇

◇林秀美

去扎西，本就是一次意外惊喜。

4月11日从北京顺利起飞，飞过2800公里的距离，傍晚顺利抵达云南昆明，和“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采风团会合后，继续换乘飞机，直飞昭通。

我们是在第二天乘大巴到达威信。据沈洋介绍，如今的云南，动车、飞机、汽车相互补充，人们在交通上的便利程度，即使在相对意义上，也可能超过了历史上的“高光”时期。我们所乘的大巴，从昭通到威信，不需走老路耗费两天的行程，不需要再绕道四川。大巴穿过乌蒙腹地，全程高速仅需两个小时。

“扎西到了！”车上有人兴奋地介绍。

下车第一眼看到威信，看到扎西镇，它比我想象的更为小巧，更为安静，更为有红色光环。扎西，瞬间让我想起了远在福建闽西北的家乡。

我的家乡也是一座被红色照亮的小城——福建三明明溪。明溪又称归化，与相邻的清流、宁化、建宁、泰宁，曾经都是中央苏区县。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四个起点县中，宁化和长汀都在福建境内。1934年10月，红军从宁化、长汀、于都、桑植等地出发，开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长征。这场战略大转移的困难和艰苦，远远地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

1934年11月中旬，红军在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桂边界潇水、湘水地区，却又遇到敌军共26个师约30万兵力的合力围剿。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强渡湘江的战斗命令：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26日，在长征中一直担负殿后重任的红五军团34师行至道县以南南芦岩时接到上级命令，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宣布作战任务：坚决阻止尾随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而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便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

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面对生死考验的任务，这支主要由宁化、清流、归化等闽西子弟组成的队伍没有一丝怨言和犹豫。28日，阻击周浑元部4个师的战斗打响，34师全体连级以上指战员抱着向死而生的决心，高呼口号：“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随后冲进炮声隆隆的战场，带领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一句流传至今的当地民谣，反映出那场战斗的惨烈！

宁化、清流、归化等闽西子弟由此写下了一曲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战歌：赖老石头、马二二、吕太阳妹……有名的、无名的……6000闽西将士长眠湘桂大地！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身躯，一样的热血，一样地惧怕伤痛和死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俯下身去，将自己的身躯碾碎为滚滚历史车轮下的尘土。

率领这支绝命后卫的师长陈树湘，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在突围战斗中，陈树湘的腹部被子弹打中，隐藏在驷马桥附近洪神庙治伤时，不幸被捕。奄奄一息的他躺在担架上，趁敌人不备，忍着剧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使尽全力绞断肠子，断肠明志。

回望远去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串串动人心魄的音符：6000闽西将士血洒湘江，突出重围的只有30多人；3.7万名三明苏区的英雄儿女加入了红军的队伍；1.12万名三明子弟踏上长征的征途，经过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的，只有76人……

这支经历数次生死较量的中央红军，历经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35年2月分兵六路进入云南威信。在这支队伍里，来自三明的闽西儿女和历史一起见证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高光时刻。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即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延续，对中央常委进行了明确分工，毛泽东和周恩

来负责军事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行使军事指挥权。从此，红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扎西见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危急关头，确立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四渡赤水的战略决策，书写了不可思议的红军传奇，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次会议再次见证了一代伟人的革命思想神奇而智慧的力量。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红军在扎西召开会议的这个历史节点，长征胜利是否还要在更长的时间里摸索呢？

岁月如烟，一晃近百年时间过去了。

站在扎西古镇，站在红军广场，重走红军街，我们感受到了满眼的红。红旗、红色标语、红色背景等红色元素和古镇有机融合，让古镇焕发出红色活力，彰显了新时代扎西老街红军街核心价值衍生。我被这漫天的红色氛围所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政府对红色历史的高度重视和老百姓对红色资源的充分利用。在这里，我不禁动情默诵：“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三首诗词毛泽东分别写于福建闽西和云南西南。内容关乎中国革命等，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及个人的命运往往蛛网密布，只有用心思考，才发现那么多的事物都是相连的，都是生命之网密密麻麻的节点。每一颗饱含充盈情感的心灵，每一个有故事的灵魂，都让我们更为贴近而亲密。我们借由那些红色的物品，红色诗词，对红军那些远去的历史细节有了别样的亲切感和敬畏感；我们也因与红军共同生活、行走在这片土地上而感受到别样的心灵冲击。

来到庄子上，草木葱茏，规划有序，色彩斑斓的儿童游乐园里歌声笑声四处飘荡。灵动的赤水河

在身旁静静地流淌，似乎流过左岸的枪声，也流过右岸的脚步声。现在它是如此地不动声色，含蓄中透着令人震撼的肃穆，没有丝毫的张狂和得意。在高山之下，无数次冲破层层阻挡，坚韧而又执着地向着同一方向冲击，它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行进的路上蕴藏着不尽的艰难，浩瀚的梦想孕育于弱小之中。你很难想象，正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底气十足的力量衍生了坚持的雄浑和壮阔。

站在河边，很难不被某种氛围感染。抬头远望，溪旁的半山上，就是庄子上会议旧址。

脚踩着曲折的山间窄路慢慢行走，当年的马蹄声、脚步声曾踏碎了沉沉之夜。一束束游走的火把如星，绵延不绝，宛如银河，通向云南的西南边陲。行走的战士们心中有猎猎战旗席卷如风，流星洒满天际；没有空闲欣赏静谧的夜色之美，只有剧烈震荡的车马之流、夜色火光，在幽幽的山谷里飘忽不定，很快犹如群蚁一样消失在远山的苍茫中。

这是当地王姓居住的大院。大院为穿架式木质结构三合院瓦房。在木屋里久久寻找的我并没有失望，军号、煤油灯静静地与我们对视，一根根木柱子笔直地挺立着，我伸出右手，指尖在木屋的这一根根柱子上挪动，抚摸它们，就像在抚摸一根根坚实坚硬的骨头，就像在翻阅一页页中国的历史书。

历史已隐藏在笑声里。我想这是庄子上极普通的一天。这个小村，人间的愿望和美好期待，在日常时光里栽种、开花，而一个乡村的红色底蕴和质感，一直在绵长的岁月里孕育、结果。当心有所往，未来和远方都不是负累。历史犹在。

采风之行，我们一路追寻一个政党的成长足迹。这支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向往，像无数滴水珠左突右冲，绕过种种善意的挽留和强硬的阻拦，结伴而行，最终汇成浩浩江水，滚滚波涛，一路高歌，一路咆哮，势不可当。

这一个历史节点，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将我持久地照亮。

就如扎西。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读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刘建忠

“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作为路遥的忠实读者，在这个炎炎夏日，我再度怀着虔诚的心情捧读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当感受书中那一个个鲜活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波折时，我蓦然间对这句至理名言有了更为特别、更加深刻的理解，曾经的感动和激情又一次被点燃。

记得第一次拜读《平凡的世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一年，我还未从高考落榜的晦暗心情中走出来，就被村里的打工汉们裹挟着去到了首都北京。为了给弟弟、妹妹攒够学费，在高强度的劳动下，我竟舍不得花钱买一份肉菜，每天用馒头蘸酱油过日子。当同伴们打着饱嗝用睥睨的眼神冷冷地瞅我时，我感受到了比肉体劳累更为痛苦的精神上的歧视与嘲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每天只挣5元钱的打工汉。除了忍受，我无力回避和拒绝。

就这样，在那种窘境下，我在忍受一种胃口的折磨之后，开始拼命读书去满足另外一种“胃口”：

那就是伴随我熬过一个艰难日子的路遥的这部《平凡的世界》。多少次，我躲在工地上那堆建筑材料旁拼命地读书；多少次，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被小说中的主人公孙少平虽然生活在底层却与命运抗争、坚强不屈的精神而感动得泪流满面。孙少平家庭贫苦。粗布衣裳，没有后跟的袜子，旧黄胶鞋，每顿饭两个高粱馍，这就是他每天面对的清贫生活，但他没有太多怨言，默默忍受着生活强加于他的一切。在忍受中他倔强地生存，一直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憧憬。一次次的苦难让他的思想得到锤炼与升华，他不断超越自我，谱写出充满活力的生命之歌。孙少平的经历告诉我：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生活的意义在于对理想生生不息的虔诚与热情，在于对信念执着不懈的追求。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从孙少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把生活的苦难化作强大的精神动力，一步一步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从北京打工回家的第二年，我应征入伍。当兵10年，我笔耕不辍，多次在部队立功受奖，用勤奋和努力书写了一个普通士兵

的光荣。2000年，我凭着发表在全国大小小报刊上的作品，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转业到报社成为一名记者。

路遥说：“苦难，往往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得不直面苦难时，放弃会比坚持容易，但坚持却要放弃更可贵。《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怀着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完成了这部鸿篇巨著。小说完成后，他竟然跑到洗漱间放声大哭，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能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来，连过马路都要弟弟搀扶。1992年11月17日，积劳成疾的路遥英年早逝，一颗文学巨星从此陨落。

岁月如梭。如今，30年过去了，路遥虽然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但他留下的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却影响了整个中国，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这样评价：“《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老师和学生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路遥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

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

写下这些文字，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现在，当我再次阅读路遥的这部小说时，不禁感慨万千。如果说生命的流年里，有一种精神深入我的骨髓和灵魂，那一定是《平凡的世界》里所蕴含的不平凡的奋斗精神。正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影响了我，伴我走出人生的沼泽，给我带来希望的曙光。我常常在想，在平凡的世界里，只要坚定信念，总能在平凡中培育出绚烂的花朵，总会让美好的青春插上飞翔的翅膀！

感谢路遥，感谢孙少平，感谢《平凡的世界》！

